

世界大卷

王东·著



既熟悉又陌生，
既喜欢又不喜欢，
向往、隔膜、羡慕、嫉妒、恨……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
让我们这样敏感……

别跟我 说你懂 日本

看完这本书之后，
你可以大声说：
“谈到日本，
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吼吼——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东·著

别跟我 说你懂 日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跟我说你懂日本 / 王东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99-3890-5

I. ①别… II. ①王…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28286号

上架建议: 畅销书·大众读物

别跟我说你懂日本

著 者: 王 东

责任编辑: 刘 霁

策划编辑: 蒋晓丹

封面设计: 尚书堂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3890-5

定 价: 2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跟着王东读日本/001

PART 1

那群最熟悉的陌生人/005

钟情于跃轨自杀 /006

还能有多压抑 /009

日本才是礼仪之邦？ /012

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014

女中学生的短裙 /016

跟的就是风 /018

什么都来排个榜 /021

“战斗在一线”的日本老人 /023

缺乏人情味的日本 /025

不可忽视的暗战 /027

性骚扰的代价 /029

没实现的幸福 /032

当信仰成为生意 /035

体力活儿 /037

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039

黑人和日本人 /042

钱汤 /045

君子之交淡如水 /048

文字密码 /051

为啥学外语 /054

樱花之美 /056

也许是我多心 /058

既感人也吓人 /060

日本人的“型”文化 /063

PART 2

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067

服务之多寡 /068

文士与武士 /070

与地震同行 /073

两面三刀的日本人 /076

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 /078

从川端到三岛 /080

我骚扰故我在 /082

道即是空 /085

拉面王之死 /087

性虐 /089

“美国养的狗” /091

欺软怕硬 /093

寿司为什么这样红 /096

哪怕附庸风雅 /098

搭讪培训班 /101

間違い /103

打官司 /105

爱美的国民 /107

图书馆 /109

風俗 /111

被割裂的古典 /114

国技相扑 /117

PART 3

我和你的距离到底有多远/121

DNA/122

母与子 /124

那一场韩流 /126

日本是谁 /128

褒贬之间 /130

不孤独的长跑者 /132

医之利弊 /134

身体之变 /136

实话实说 /138

逃罪之期 /141

萨长之争 /143

被盗记 /145

流浪者 /147

闇將軍和影武者 /149



- | | |
|---------------|-----------------|
| 岛国 /151 | 頑張って /163 |
| “三神器”的来历 /153 | 动漫臧否 /165 |
| 政与教 /155 | 广岛和长崎 /167 |
| 火灾 /157 | 看图和说话 /169 |
| 漫谈 AV/159 | UNIQLO 能亡国 /171 |
| 中古品 /161 | |

PART 4

从心开始，品读日本/173

- | | |
|--------------|------------------|
| 一亿总玉碎 /174 | “我慢”的文化 /196 |
| 历史热 /176 | 日本的中国遗迹 /198 |
| 卖水 /178 | 匠 /200 |
| 情人旅馆 /180 | 机器人竞赛 /202 |
| 双城记 /182 | 刀 /204 |
| 侠、武士及黑道 /184 | 花粉症 /206 |
| 游荡少女作家 /186 | 从士到魔 /208 |
| 乱伦和不伦 /188 | 小议日本足球 /210 |
| 豆知识 /190 | 虚无的萌 /213 |
| 日本无科举 /192 | 县民性 /215 |
| 傲慢是失败之母 /194 | 生活品质高 PK 浪费 /217 |

后记/219

跋：这本书可是“煎熬”出来的/221

哇塞！好丰富的“豆知识”啊/224

序：跟着王东读日本



李海鹏

我住在第十宿舍，王东住在第七宿舍，我在中文系，他在法律系，我们志趣相投，相互攻击，真挚的友谊像窗外的枝丫一般自然生长。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段，我们浑然不觉辽宁大学已经为我们悄然注入了放肆的基因。那也是东北文化的特征之一。我们多少都有点儿玩世不恭，这么说还是客气的，实际上是有点儿不知尊重为何物的狗杂种习气。当然，我们对文学大师们满怀敬畏。这是一点珍贵的滋养，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去芜存菁，变成好人，直至放肆无忌也显露出有益的一面。唯独王东是我们中的特例。早在 20 岁，他看上去就像个正人君子，实在是太早了些。论心千古无完人，其实他也常讲流氓话，但他克己复礼是真的。他是个尊重父母的家伙，按我的意见，尊重得过分了，毕业后遵从父母的意愿去了日本，又不停地思念着几个故友和文化意义上的故国。如此一来，这个正心诚意、博览群书、富有见识的人，一晃儿已在东京工作了 15 年。他孤独地走在雨中的池袋，烈日下的六本木，因地震而瑟瑟颤抖的秋叶原，从不忘悉心观察日本高中女生们短裙与长袜之间的那一段“绝对领域”。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日本，王东是可以替代我们自己的眼睛的素质精良的体察者。他这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阴差阳错，没有像别人一样用来争名夺利、酗酒妇人，也没有像他自己曾经期许的那样横扫文坛、气吞万里如虎，都用来认识这个让中国人感情复杂的岛国了。

他对我们每个朋友都怀着爱，他聪明却从不滥用他的聪明，他的道德感比我们的加在一起还多。简略地说，这就是人杰嘛。这样的人，合该写更重要的书。可是天知道为什么，如今他娓娓道来地写了这些关于日本的文章。我读了之后，感慨于他涉笔成趣，写得地道，把自己的 15 年的漫长时光变

成了我国的一笔资源。可我又为他考虑多过其他，我会想，这值得不值得？

有句北京话叫“门儿清”，王东对日本就“门儿清”。早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兴趣广泛到芜杂的地步，小说、戏剧、诗歌、电影、音乐、宗教、历史、政治、军事，乃至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奸情，举凡人类生活的边边角角，无不涉足其间。到了日本之后，不管什么行业，从色情业到政治，他都插一腿，搂一眼。这就叫见识吧？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他能看得透彻。他学识丰富，又擅用思维工具，这才是超出一般人的地方。一个可以很好地介绍日本是怎样一个国家的作者，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不管怎么说，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日本是个绕不过去的国家。

好多年前，王东就对我说过，对待日本，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所谓的仇日、畏日或者亲日，而在于不知日。这样的认识，一百年前就有人有过，可是如今景况，依然如故。我们常对日本不服气，可是搜罗理由，有什么呢？再说不服气顶什么用？当年深谙外情的李鸿章说，不能打，打也要缓着打，请俄英调停以待新舰到港，结果慈禧不服气，奕譞、翁同和等人更不服气，战火立燃，以至甲午惨败，同治中兴的果实覆灭无存。国运毁灭，厄运如多米诺骨牌，波及今日。不知日之祸，一至于此。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2005年夏天，我站在那儿，读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我们是有自尊心的中国人，一字一句读下来，你说是何心情呢？

时值炎夏，林间蝉声大噪，我更料想，勉力支撑危局的李中堂，当年来到此地，已经73岁，被日本刺客劈面一枪，日记中说疼痛难忍，而日本人逼迫甚急，又是什么心情呢？李鸿章说：“此血可以报国矣。”我的心情，那会儿就叫感慨万端吧。一个国家，让它的全权代表混到这个份上，尊严是完全谈不上。这个国家的后代，怎能不督促自己有点儿出息呢？

唐德刚先生说晚清，“该战而不战，不该战而战。”这就叫进退失据。何以如此呢，我看一是我们自己不行，二是我们不知道人家有多行、哪里行。有了第二条，第一条断然跑不了。这是陈年旧事了，可是我们知道，中国从来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旧事。历史总是去而复回的。因不了解日本而导致方寸大乱，过去有，未来未必没有。这算是危言了，目的却不是耸听。我们

的国家要有出息，固然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不愚蠢。假勇敢而真愚蠢的事已经太多了。

我们为什么不了解日本？过去不论，单说现在。粗浅而言，我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者大多只读过三本正式地介绍日本的书，一本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本戴季陶的《日本论》，再加上某册关于日本生活的有趣的流行读物。一般读者则顶多看看漫画和村上春树。在学术研究和智库的层面，我也略有了解，印象是，我们的对日研究也深陷到普遍性的学界弊端之中，做学问不能真心诚意，而且思维老旧，政治束缚太多。资中筠先生（女）就说，“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百年已逝，我们还在浪费时光。

王东这本书，技术出色而界面友好，我们正好拿来增广见识。他讲的是他对日本及其国民的印象、故事，内里却是专业人士的眼光。外国人看中国，常觉得魔幻，我们自己看中国，也觉得魔幻，却明白一切皆有理路。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让我们获得身在其间的视角，一旦读完，顿生“日本人是这么回事儿”的认识。能将精准的认识置于细节之中，算是一项成就了。

“对每个朋友都怀着爱”，就是王东让我写序的原因。他就是想我和关军的文字出现在他的书上。对于日本，对于中日关系，王东比我专业万倍。我在这儿出现，仅仅是因为在青春年代与他有缘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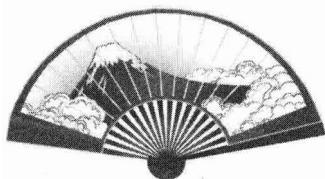
当年他常来第十宿舍下围棋，下完就惬意地侮辱我，因为他总会赢。不过总的来说，他是温文尔雅的君子。别人常常对任何事信口开河，他则沉稳多思，那时我就发现，当我们谈到什么时，他总是深思熟虑，随时凝练自己的判断和见解。他苦读不辍，对新锐的知识永远敏感。他是第一个向我介绍博尔赫斯、格雷厄姆·格林和布鲁诺·舒尔茨的人，这在今天都是平常名字了，当年可了不得。至今我还记得《玫瑰色街角的男人》带给我的小小冲击。那会儿你连博尔赫斯和舒尔茨的书都找不到，只能在图书馆的期刊中搜寻零散的翻译篇目。它们藏在各种奇怪的犄角旮旯里，我一篇都找不到，可是王东总能像只猎犬一样找到每一篇。这大概得益于他是一个侦探小说的贪婪读者。没错，他是个广闻博识、兴趣泛滥如洪水的人物。这样的人，当他正值20岁、22岁的年岁，自然充满豪气，志气不凡。那时王东总是说，将来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于我，可以做他的嘉宾，或者做记者给他照相。

这话我可不要听，不是因为他把我置于一个次要的位置，而是因为听了豪言不好意思。可是他特别好意思说。

这样一个人，去了日本，他的志向就与他的题材阻隔了。如今他写了这样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就占了便宜。它也卖时价是不是？并没有因为作者的见识文笔而多卖两块。等什么时候再见到王东，我要报复他，如果他不为当年视我为扈从而道歉，我就要在北京的某间饭馆里给他举行一个颁奖仪式。你知道，玩笑精神正是岁月的赐予。至此我感慨已多，刹住了，你买了这本书，等不及看正文了。希望王东的这些累积了 15 年的经验和更久的见识的文字广受赏识。

PART 1

那群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为中国人，可能有这样一群人是我们最熟悉的，他们鞠躬成习，事事礼节周到，整个社会对礼仪、秩序极度推崇，评价他们才是真正的礼仪之邦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又据说他们通常生活得都很压抑，我们也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关于他们卧轨自杀的视频。还有，我们或许从朋友或者亲戚那里听说过，他们那里的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远高于普通白领的月薪，而且，随处都可以看到依然战斗在一线的老年人……关于他们的传说太多太多。

那个插着“太阳旗”唱着《君之代》的国家，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既喜欢又不喜欢、向往、隔膜、羡慕、嫉妒、恨……

那群跟我们极其相似，却又实在陌生的人群，我们熟悉的面孔背后，又有哪些是我们不曾知道的呢……

钟情于跃轨自杀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人添麻烦。



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是，对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来说，他们放弃生命的决定并不是为了思考或解答什么哲学问题。

早晨的电车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滨东北线和埼京线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命案发生在 NEC、博报堂等大公司云集的田町站，那男子当场死亡，影响了包括我在内 18 万人的行程。报道没有谈及死者的动机，不过，这一类的自杀，我早已司空见惯。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里，每个月乘车都会遭遇几桩此类“人身事故”。日本警察厅统计了 2009 年上半年的自杀人数，17076 人，比 2008 年同期增加 768 人，而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低谷被认为是主因。日本已经连续 11 年来年自杀人数超过 30000 人，2008 年的统计是 32249 人。我查阅过警察厅之前的年度自杀调查报告，数据颇为详尽，但有一个遗憾是没有自杀手段上的区别统计。某社会调查数据网站上的数字显示，2005 年这种跃轨自杀事件为 685 件。另外，《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提到，2008 年仅仅在 JR 东日本铁道的运营区域内，就发生了 280 件跃轨自杀事件。如果加上其他私营、公营铁道的话，在东京及周边的首都圈，每天差不多都会遇到一桩。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线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东京地区大面积的交通阻滞。

我没有亲眼见过赴死者纵身一跃的场景，但有几次算是擦肩而过。一次是在赤羽车站，对面站台有人自杀，遗体已经被清理完毕。站台上剩下他的几件遗物，一只黑色公文包静静地立在地上，平淡无奇，仿佛还等待着它的主人再次将它拎

起。另外两次也是在赤羽车站。我搭乘的电车只有一半驶入了站台，便紧急刹车，乘客被通知从指定的几个车厢出口下车，车头方向已经有工作人员拉起了拦阻线。我坐在车尾，起身随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个生命的巨大质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车站入口处看到了被担架抬出的自杀者，十几名高举布幔的警察将担架围在中间保持移动，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地下亦无血迹。事后通过新闻得知，自杀者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跳下铁道的人这么多，铁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应迅速的应对机制。以我的经历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清理完毕。据说，他们有专用的尸袋和遮挡并清洗现场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别人的感官。所以，当今早电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让我竟有些不耐烦了。

这些跃轨自杀者虽然是少数，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车辆的驾驶员和自杀者身边的人们而言，眼睁睁看着一个活人迎面扑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说，这类电车的驾驶员本不是一个和死亡距离如此之近的职业，但前赴后继的自杀者，令他们每天的当班都隐含着未知的风险。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某日在站台上，几名中学生大声喧哗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来劝说打住，以免“迷惑”四周。为了不“迷惑”别人，日本人在生活中会表现得比较自立，遇到问题不喜欢求助而独力硬撑；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这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约束。记得还有一次，四五个小学生，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车厢里不小心弄洒了饮料，就用随身的纸巾蹲下去擦拭。旁边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观，等到女孩儿们的纸巾用罄，有人不吭声地递过来几张。女孩儿们一边擦，一边向四周鞠躬致歉。这是一次有关不可“迷惑”的很好的诠释，可能会有人感慨于日本人在恪守社会公德上的水准，但跃轨自杀者的激烈举动，则展示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杀的手段很多，若必求一死，跳楼或许最为可行。其他如服毒、烧炭、割腕等，都是一己的自行了断。但跃轨的做法，无疑就是要给别人带来“迷惑”，就是要让自己的死成为公众事件。之所以自杀事件在赤羽多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此间为一交通枢纽，造成的不便也比较大吧。同样，首都圈地区的跃轨，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时期的繁忙线路和车站，每一次都能令数万人被迫迟到。假如有人准备赶往机场，说不定还会因此错过航班。听说自杀者还会给家人添不小的麻烦，因为

依照法规，运营受阻的铁路部门有向家属要求一笔高达数千万日元赔偿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其处境，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施，可遗属还是要按惯例缴纳所谓“迷惑料”。所以，跃轨自杀者的做法，就是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给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负责任的“迷惑”。在他 / 她的心里，除了对生存的无可留恋之外，也许还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在吧。

还能有多压抑

日本社会普遍性压抑状态的最主要根源，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日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矩”。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车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护栏上倚着一位胖硕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装革履，但一任雨水冲刷，而他的大量呕吐物遍布全身，顺水流下。他间或仰头向天，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声嘶力竭的号叫。在夜雨中繁华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简直充满了强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我不知道这位胖子遇到了什么烦恼，可那号叫无疑是深刻压抑之下的癫狂释放。事实上，相似的场景，十几年来我亦屡见不鲜，其背后映射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最主要的源泉，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日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ルール”（规矩）。

和朋友聊天说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贺卡的习俗，其实是一个体现压抑氛围的好例子。据2007年的统计，日本人人均邮寄105张贺卡，以人口计算总数高达130余亿张，相当惊人，因为中国除夕当日，中国移动和联通的手机拜年短信也不过77亿条。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贺卡更花费心思，然而，也更称得上是一种负担。一个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贺卡可能多达数百张，绝大多数充斥泛泛的客套话与千篇一律的祝愿。很多人之间平日根本不相往来，却要出现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贺卡发送名单上。对一个率直（美其名曰，或称懒惰）的人来讲，这些贺卡也许真的会导致精神上的负累。他必须克制自己的随性念头，老老实实在加入到贺卡群体中去。凡此勉为其难之事，旷日持久即为压抑。虽然以民俗、传统等面目修饰，实则累积于潜意识当中。

有时在餐馆，我会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团伙，在其间常会发现一些纯属无奈参加聚会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佐以敷衍性的言谈，眼神中却流露出不得不屈身于此的痛苦。这也是压抑。关于日本人的集团性特征，留后再议，此处只是强调，作为“社会人”，压抑是如影随形的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任何文明都有约束制衡个体生命的道德伦理及法规典范，但在当下世界，日本的“ルール”之繁多琐细，确实堪称独步。

每个人承受压抑的能力自然有别，疏导排遣压抑的方式也各异。实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面说的“碍事型”自杀是激烈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长号的胖子，也算比较鲜明。另外，压抑还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听说的所谓“变态”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余虽只是毫无姿色的臭男人，也还被偷窥过洗澡呢。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压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越往下走压得越重。作为来自底层的反弹，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下克上。“下克上”现象是了解日本传统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其源流可以上溯到镰仓幕府时代，在所谓武家社会中，主公与家臣虽有大义名分，但当主公的作为得不到家臣拥护时，家臣可以废立甚至弑主。这和中国历史上中唐以后至五代的藩镇等军事集团的形态极为相似。中国自宋代起的中央专制权力和文治主义的加强，也正是为了防止此一现象。“下克上”折射出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军国色彩，下级武士主导的明治维新实际上也是一次成功的“下克上”。外人看日本社会体制，往往是上下等级森严，下级俯首听命的一面，其实并不尽然。

在日本的二战历史叙述中，“下克上”这一词语颇为常见。二二六兵变是下克上，侵华战争扩大化也是下克上。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历史认识中的焦点话题，日军的暴行某种程度上亦来自于战区指挥官们为避免一线官兵重压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纵容。大本营要求暂缓进攻作战的命令，被战区指挥官们漠视的原因之一，正是下面官兵发泄的亢奋已经按捺不住。少数军官或宪兵在试图制止或呵斥士兵们的暴行时，遭到士兵恶言相向乃至暴力威胁的例子，散见于日军的各类回忆录中。在战后的混乱中，士兵谋杀军官，甚至用私刑处死上级的例子也曾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日本的官方声明是否表示反省谢罪，只要其社会中的压抑现象仍旧如此，就继续存在着酝酿失控行为的土壤。

一位归国生活的朋友说，在中国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坏”。理由是他们失去了日本社会的“ルール”束缚，一下子随心所欲起来就很放纵，“发扬了日本人的缺点，汲取了中国人的毛病”。我对此没有深入观察，但听说过几个个例，如某某日本人对在中国可以随便闯红灯甚至吐痰颇感快慰乐不思蜀。